



当粽香飘至，便知端午节要到了。虽然端午祝福不说快乐，只道安康，但这个时节却实实在在是让人愉悦的季节，气候温和，舒适宜人，适宜踏青郊游。宋代蒋捷的名句“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大约描写的就是这个时候，画面想想就很美。同时，这段时间也是个有口福的时节，时令水果丰盛，枇杷、樱桃、荔枝、杨梅等等，此起彼伏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勾人胃口，令人垂涎。

端午自古就是个重要的日子，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，流传的习俗到现在都不折不扣地在执行，要包粽子、挂艾叶，外加吃五黄，有些地方还要赛龙舟。而画家在吃粽子，啖枇杷、樱桃、荔枝后，乘着雅兴，兴许还会铺纸研墨，啜一口雄黄酒，写写画画，惬意抒怀。

让我们跟随画家，来一场画中的端午视觉之旅。

五月五日午 赠我一支艾

■ 李知弥

平淡生活总需要点彩头。好好过节，就是仪式感的最好表达。

“年”不是个好兽，五月初五，按旧黄历说法，也本不是个“好日子”，可中国人骨子里总是乐观，把“坏日子”也会过成节。

每逢节日，总会想起些沾着土腥气的家乡旧事习俗。“十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俗”，可总是人在哪，便把风俗带到了哪。一辈子，总会记住些灵魂最初的印痕，比如挨过的第一次打，吃过的第一次饭。

离乡多年，不自觉就注意到关于家乡的消息，念及家乡的符号，时常泛起些淡淡乡愁。

老家灵璧出产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，石头只要枯、瘦、丑，便成了文人的雅物。

年轻时，总觉得自己也跟那些离了乡的石头一样，摆哪是哪。在家乡土里土气的石头，拿到外面，也算一块“他山之石”。

家乡说书人多，读书人也不少，忙时种田，闲时作画，颇有晴耕雨读的韵味。不知为何，“画钟馗”这件事成了家乡一众大家小家的集体无意识行为。信手拈来，多是

红袍大髯的粗犷豪客，一剑傍身，便可斩除“五毒”。每逢端午，便请出“钟馗”捉鬼，贴在厅堂或者床头，庇佑平安。更有甚者，会把画焚了泡水治病，虽是土方，却颇有奇效，毕竟——钟馗是用朱砂画就。

翻正史野史，除了钟馗画，钟馗似乎与灵璧并无多少关联，假若在书上看到说钟馗是灵璧人，大概，那本书是灵璧人写的。

“粽包分两髻，艾束著危冠。旧俗方储药，羸躯亦点丹。”家乡的粽子是用最简单的做法，白糯米，加个枣，汪塘里采来的苇叶，棉线一缠，就可下锅，一如彭城民风般直白纯朴。现在想起，当时并不觉多好吃，有些糊手，有些粘牙，有些勾人。

对味道的回忆，其实是来自五脏六腑的感动。不差那一口，却又总能让人念叨好些年。

都市生活，太过在意实用性，社会上讲了近百年的“祛魅”与“文明”，很多事情便觉得不必那么讲究。戒糖戒盐，不吃粽子不吃咸蛋的大有人在，雄黄酒因金属含

量超标更是不让卖，而艾草，也变得既熟悉又陌生。旧时乡野俯拾可见的艾蒿，城中难寻，只在菜市场的角落才可碰见。

偶有见到骑自行车的老爷叔，车篮里有报纸包着的一捆艾草，那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傍晚，可见到这个场景，就有些泪目，想家了。

旧时，端午时节不曾见过香囊荷包，原因有二，家中无女儿，母亲嫌麻烦。可不管如何，母亲都会把五彩线栓在我跟弟弟的手腕上，待到七月七才让摘下那圈早已变成灰不溜秋的线头。精工大师打造的金镯玉环，也不如那普普通通的五彩丝线来得温暖踏实。端午当天，母亲常用艾叶大蒜煮鸡蛋给我们吃。艾叶用的是在田埂地头的新采野艾，大蒜是专门挑选的“独头蒜”，煮出来的鸡蛋泛着灰绿，闻着有些淡淡艾草香。

没尝出来味道如何，几口咽下，除了有些噎人，便再也记不起其他。

艾草是特有的中国味道，类似于国外的鼠尾草雪松仗，除了药用食用，也有着

疗愈驱邪的作用。气味可以净化心灵，艾草燃起来的味道谈不上什么悠远讨喜，就是一种中正内敛的馨香。

制霸针灸推拿室的味道，与高级不挨边，倒是用“土气”来形容，贴切些。土气，又何尝不是自由的野性意志。

现在下午茶，都是咖啡配着叫不上名西式甜点，酥糕之类的中式点心的拥趸多是阿姨爷叔。各类潮牌齐刷刷出了冰粽，除了苇叶，没一点粽子味，可颜值即正义，若是提及味道，其实也不如鲜甜软糯的米粽子来得实在。

人总是跟着记忆吃东西，那些传统的旧式味道，就是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挚爱。

关于节日，年纪越大，越不愿凑合。节日的意义，就是在于那些暗含着的种种文化密码。五毒、粽子、咸鸭蛋、艾草、雄黄、钟馗像……花花绿绿，虽是土味，却也喜庆。时代变了，大家都在谈着创新，可有些时候，却更需要古板与守旧，很多看似无意义的事情，总有着些特殊的羁绊。守着乡土文化，那才是我们的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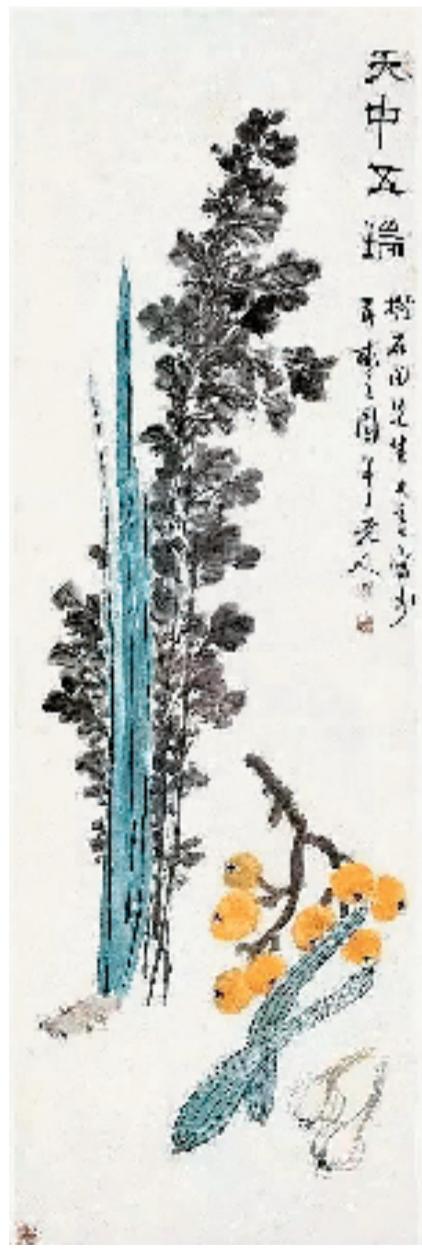
吴昌硕 端阳即景图



齐白石 端午美味



李知弥 翠色影长津



陈半丁 天中五瑞图